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四

起天漢三年盡後元二年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魏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爲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掌徵捕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聚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 初權酒酤應劭曰縣官自酤惟賣酒小民不爲之象因以名官 初權酒酤復得酤也章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販爲官開道如道路設木爲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路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權因立名焉 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

○權音角酤音戶又音沽約音灼

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元玉

爾雅曰祭地曰瘞 蕞蕞其物者示歸於地也。音蕞蕞同理。

方士

之俟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爲

解

大人迹見二十卷元封元年

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縻牽聯之意 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 長緒頭曰羈牛馴曰縻

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

畏愼棄市

愼音慎 棄市 處三木

甲申天漢四年春正月朔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謫

張晏曰吏

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 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

朔方郡屬朔方州唐靈夏州地 彊弩都尉

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

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

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與木出焉北流注於余吾

而單于以

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

考與曰史記匈奴傳云

實利於此降匈奴誤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

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放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問之乃

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

大闕氏單

子之

母單于置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遣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

與衛律皆實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博爲昌邑王

昌邑國屬兗州鄒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毫單郡四州間○博音博

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筭

元太始元年

元始曰言豐滿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要

元太始元年

元始曰言豐滿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

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要

漢治通鑑補

卷之四十四

二

忠經

斬至親也魯服也或也謂使至祠祭祝詛願魅以盡惑人也

徙郡國豪桀于茂陵 夏六月

赦天下

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

大將

匈奴二十四國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

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

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

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華死傳之於我左賢王

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

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

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于西故以爲名至宣帝時嘗二年揮來降○

揮音

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

兩太始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 三月詔曰往者西登隴首復

白麟渥洼水出天馬泰山見黃金今更鑄黃金爲麟趾表蹄以協

瑞應

莊云古有駿馬曰要黃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喪音鳥

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

爲御史大夫 秋旱 五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趙中大夫白公秦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襄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

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雲陽縣於谷是又曰櫟泉漢谷口臨地所爲櫟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

注渭中袤二百里

袤長也

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

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谷在前白渠起後舉雷爲渠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行大始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

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

除禮曰成山

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前日拜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

不夜縣

登之采

臣瓚曰地隱志東萊縣有之采山浮大海而還

是歲皇子弗陵

生甯是帝巡狩過河閒望氣者云此閒有奇女子天子即使人召

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掖之手卽時伸得一玉鉤故號曰拳夫
人又曰鉤弋夫人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
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
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
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
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

趙國屬冀州唐爲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
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

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上郡水
及上林故稱水衡主講官故曰都尉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
平也上平其稅入位
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爲趙敬肅王客敬肅王
名彭祖得罪於太子丹
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自請願以所

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纒步

搖冠飛翮之纒

釋音單纒音徒又音史

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

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踈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

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

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孔穎達曰馳道正

道御路也是天子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如清日令乙騎乘

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破具師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

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致敕亡業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

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戊太始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闕夏四月

幸不其

如滄曰不其山名因以爲縣應劭曰東萊縣也余據班志不其縣屬琅邪郡附錄帝之幸不其也祠神於交門宮神

並見且白且黑且大且小向坐三拜○其音基

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

秋七月趙有

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羣蛇鬪孝文廟中邑中蛇死

冬十月甲

寅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二郡屬朔

方州安定唐澤原之地北地唐郡南環廢鹽育州地

己征和元年

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

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

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

彭祖景帝子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符二年

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

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

昌亦彭祖之子班志武始侯屬魏郡

曰無

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

夏大旱

上居建

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

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

門候守宮門出入之禁續漢志以六百石

冬十一月發三輔騎

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

上林苑河阿數百里恐人藏匿其中故大搜索

十一日乃

解平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

賀子徹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

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

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

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陽石公主前女也班志陽石屬北海郡

上且正甘泉

上甘泉上字原文撰作止字

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庚征租二年春正月下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以涿郡太守

劉屈氂爲丞相封澎侯

涿郡高帝置屬幽州唐屬莫州深祁州地晉灼曰澎東海縣今攷班志無之○澎

彭屈氂中山靖王子也

是春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

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 諸項那縣以封公主故謂之邑 與陽石公主皆衛皇后之女 上行幸

甘泉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

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

人生子博 博音 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

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

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

所為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

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

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

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適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

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

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

言留其事

取上意裁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

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

毀多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

言自衛青既薨之後姦臣以太子無

復外家以爲憑依競欲構成其罪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

乃出

移日言日景移也

黃門蘇文告上曰

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爲之

太子與宮人戲上

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

彌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

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

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

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

率皆左道惑眾

盧植曰左道謂邪道也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

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官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

之囚妬忌恚讐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

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

上上驚寤因是懼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

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

蠱

師古曰蠱謂禍咎之徵也故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

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

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

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

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祀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醴地令有處也師古曰

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遷巫汙染地上爲祠祭之處以誣其民又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強使之服附屬也灼炙也○錄音葛

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爲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

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憤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

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

韓說御史章叢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

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

木人尤多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覆之

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

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

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補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

臣瓚曰太子稱家吏更

是太子吏也上存亡未

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

事見七卷始

皇三十七年太子曰

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

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

客詐爲使者收補充等按道候說疑使者有詐不可受詔客格殺

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

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

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

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此侍中皇后見姬以下長御稱謝倚華字

也○經音刑

發中殿車載射士

師古曰中殿皇后車馬所在也余謂中殿者天子之內殿也秦二世時公子高

日中殿之寶馬臣得賜

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

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

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

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

疾置以聞

疾置急傳也

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

曰事籍籍如此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

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

師古曰櫓盾也遠與敵戰敵以車爲櫓用自蔽也

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

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

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

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

宣曲胡騎皆以裝會

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今鄠縣東長水鄉卽舊營校之地

侍郎馬通

使長安

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明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爲莽

因追捕如侯告

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子

大鴻臚商邛成

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臣曰楫長曰棹余據班表水衡都尉有楫棹令丞恭掌楫棹

士之官也太初元年改典客爲大鴻臚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臚職傳以贊道九賓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

赤節故更爲黃施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

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殿四

市人

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市師古曰長安市有九市此言西市蓋以東

西南北分爲市也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

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

街衢之側有溝以通水

民闐皆云太子反以故

眾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緝覆益城門

師古曰長

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日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辰太子駭敗於長樂闕下南奔覆盎城門而出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符五年初置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爲太子父

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賈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殺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言與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

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邱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爲重合侯班志

重合侯國屬勃海郡建爲德侯成爲柁侯班表柁侯國屬濟陰郡孟康曰諸國濟陰武成有柁亭。柁音如諸

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

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

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

班志壺關縣屬上黨郡臣荀悅漢紀茂姓令狐

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
母愛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
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
于瞽瞍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
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
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規則皇帝之宗子也

適子承大宗故謂之宗子

江充布衣

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

造飾姦詐羣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

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免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

懼通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

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詩古曰小雅

營營往來之貌也藩籬也愷悌樂易也言青蠅往來止于藩籬變

白作黑讒人構毀罔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若讒言無極

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不莫不問陛下不省察

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漢丞相智者不敢言

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惟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

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

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尙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

古曰今號州湖城關鄉二縣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今在湖

皆其地○關音問俗作關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

賤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

入室距戶自經

孫慎曰頸在前項在後故引繩懸其頭謂之自經以刀割其頸謂之自刎

其山陽男子張

富昌爲卒足躡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

班志新安縣屬宏農郡

主

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

考異曰漢武故事云治隨太子反者外連郡國數十萬人

蓋剛三老鄒茂上書上感稱赦反者拜鄒茂爲直慈校尉持節御三輔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與吏捕太子急太子自殺按上若赦太子當詔吏弗捕此說恐妄也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爲刊侯

班志河內野王縣有刊亭○刊自子

張富昌爲題侯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

三輔黃圖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

使通

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師傅

師友使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

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讎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

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

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邱成爲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俱爲

平干王

平干 隱屬冀州本廣平也
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

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上谷郡屬幽州
唐爲州地也

征和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 匈奴入五原酒泉

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

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

于闐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郵居水

即抵水

左賢王擊其人民

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衡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邱成

軍至追邪徑無所見

蘇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而還也
蘇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而還也
蘇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見而還也

也 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

水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

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僕渠將

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軍師遮

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

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

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

共圍軍師盡得其王民眾而還貳師將軍出塞

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陁

日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

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本城將築此

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語者

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

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祠道

祖獻祭也崔氏云宮內之敬祭古之行神城外之敬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會

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註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獻祭酒脯也註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爲行始也師古

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昔黃帝之子繁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爲行神○較音以敘二聲送至渭橋廣利

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

諸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釐子妻故

其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

班表內者令屬少府又據昭紀內謁者令郭穰內者謁者各有令丞皆屬少府

兼兩令乎

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祀欲令昌邑王爲

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釐厨車以徇

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徇行示

也

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

長安城中八街華陽其一也

貳師妻子亦收貳

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

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

如淳曰以就誅後雖欲復得何

可也

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

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

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眾軍長史與決眊都尉燁渠

侯謀曰

晉灼曰決眊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朋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燁渠侯燁渠魯陽縣也子燁班表僕朋侯

輝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將軍懷異心欲危眾

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

蘇

匈奴傳燕然山在匈奴中迷那烏地

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

傷甚眾夜襲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帝之世自

公孫宏後相繼爲丞相者六人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及

屈釐其得善終者惟石慶以醜護自免餘皆不得其死雖帝性嚴

國家多事然五人者謀國之忠或亦有未盡焉初宏爲丞相起客

館以延賢人家無餘祿繼其後者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已邱墟

至賀屈釐壞以爲馬廄車庫奴婢室矣秋蝗九月故城父令

公孫勇

班志城父縣屬沛郡

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

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

高祖十一年遷淮陽國時爲郡屬兗州唐陳州地暨曰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宛

明縣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

師古曰陳舊國縣余據陳志圍

縣屬圍守尉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爲侯

不害高在侯江德韓陽侯蘇昌

蒲侯圍縣小史關內侯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

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所告非

常故云急變

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千秋長八尺餘體貌

甚麗上見而悅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

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卽橫門外橫橋也

及泉鳩里加兵刃

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

來望思之寔於湖

蓋在今湖城縣之西園鄉縣之東基址猶存。關音聞。

天下聞而悲之

征租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

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驪

師古曰驪小黑也江南人以油煎漆

滓以飾物曰驪○驪音曉聞四百里 三月上耕于鉅定

地理志鉅定縣屬齊國水經注作巨

淀縣故城在涿水北縣東南有巨澗湖蓋以水受名也。○淀音電澗音殿

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於明

堂癸巳禪石間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

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

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

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俟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曷時

懋感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而已

或問乎楊雄曰神仙之道有諸雄曰吾聞宓犧神農歿黃帝堯
舜徂落而死文王舉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
及也

夏六月還幸甘泉 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

秋無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量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角力

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曰曰閱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

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

踰於前後數公

千秋既爲丞相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

廣上意慰安眾庶乃與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壽頌德勸上施恩惠

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爲天下自娛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

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

月何樂之聽自巫蠱之發陰賊侵身遠近爲蠱何壽之有敬不舉

君之觴謀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先是搜索都尉桑宏羊與丞相

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杜佑曰輪臺渠地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

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遺其假司馬

爲斥候斥拓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像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

然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時烏孫王尚公主故欲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上乃

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

每口轉增三十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

車師千餘里前關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途遠乏食道死

者尙數千人况益西平越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

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句若馬

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

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師古曰句乞與也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

將軍

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

龜不吉不行

師古曰謂公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著龜也龜卜也孔穎達曰卜筮必用龜著者案劉向

云著之言著龜之言久龜千歲而著者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說文著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凡子九尺諸

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績草木疏云似續蕭青色科生淇水五行傳曰著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

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葉著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

神龜著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太王王季文王乃卜三龜一著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註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能出

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除也故其數偶著易也故其數奇所以謂

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著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或對向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遠問也問筮者之事杜問互言之易繫

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著之德圓而神又說卦云密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著龜知靈相似

傳云善短繩長不如從長者史蘇欲止獻公之意託云爾甯無優劣也杜預鄭元因是言以為甯有長短杜預計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大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為短也解註占人云古人亦占筮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也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大事則卜立君卜大封大粦祀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入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鄭註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惟卜不筮故表記云天子無筮小事無卜惟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巫比謂遷都邑也二曰巫目謂視眾也謂筮眾心歡不也三曰巫式謂法也四曰巫比謂眾其所要當也五曰巫目謂民眾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巫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巫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巫參謂筮如與右也九曰巫環謂筮可致師不鄭註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僖十五年晉卜勃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故音韻附錄史記龜策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鷓鴣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乃者以縛馬背徧視丞相御

史二千石諸大夫耶為文學者說當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

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視岳作示

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

公車方士方士之待詔公車者

太史遷太常治星習爲天文之家望氣如用官之賦職

匈奴必破

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

遺

諸將而於卦中故朕親發貳師下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

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

據班史匈奴聞

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

師古曰言死及被悲

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

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

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

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

蓋欲使刺單于以報忿也師古

曰言五伯尚恥不為況今大漢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提謂提挈之也 掖謂兩人夾持

其兩掖師古曰搜索者以其或私前文書也余謂語其挾兵刃 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擅賦非常賦也師古曰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

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

對師古曰與上計對者同來赴對也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

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

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補註過之為代田也一畝三畝歲代

趙過曰代田古法也后便始畝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

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耦種於畝中苗生葉以上於耨草因耨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耨耨疑耨耨除草也

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離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故疑疑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獲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民或苦少牛無以墾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觀犂過委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輒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以放田

多懸閭過試以維宮卒川其宮矯鳩謀得數皆多其別川晦一斛
以上趨及也澤雨澤也庸功也庸說犁言換功共作也○噫音喚
芋音子吞自三聲能音奈殺音嘯慢
二聲噯音軟又平聲又去聲又音私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
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
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
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考異曰荀紀作七月漢書作八月按長歷是年九月壬戌朔言八月是也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師古曰飭與敎同社祠社也

何故不用於是

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是歲匈奴與
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

今欲與漢和取漢女爲妻誠遺我錢酒萬石糴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亦遣使者報送其使畱三歲乃得

還

元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

博薨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御史大夫商邱成坐祝詛自殺

考異 日功臣表云坐爲詹事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日出居安龍鬱鬱大不敬自殺公卿表云坐祝詛長戚不爲詹事功臣表誤也 初

侍中僕射馬何羅與江充相善 班表侍中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

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出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

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

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節唯登朝

廷榮之久次者爲僕射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駟

車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議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

餘皆騎在乘輿市後光武改僕射爲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

武帝時侍中馬何羅爲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得入市果卽

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

宮通拔佩刀駕御華伏
侍侍中由是復出外

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

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

及謂及
於禍也

逮謀爲逆侍中

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

磾音
陰

獨察其動靜

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

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素之林
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

日磾小疾臥廬

師古曰殿
中所止曰

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

何羅無何從外入

無何猶言
無幾時也

日磾奏廁心動

師古曰奏向也日
磾方向廁而心動立

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

欲入

臥內天
子臥處

行觸寶瑟偃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上驚

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拜胡投何羅殿

下也

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往往湧泉出

燕

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

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

附錄初燕太子丹黃產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

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恩斬其使於，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故於急人，亦燕丹遺風也。

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

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屬勃海郡

良鄉安次二縣皆屬幽州文安縣唐爲莫州

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

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鉞弋夫人之子

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毋少

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

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

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

掖庭獄少

府有祕獄凡宮人犯罪者下之

夫人還，順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

附錄補先生日夫人

死靈賜官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
漢武故事云既殯香剛十里上疑非常人發棺無尸衣履存焉武
帝思之爲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頃之帝閉居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
恐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
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甲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子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

宮

張晏曰五柞宮在五柞對因名水對莊五柞宮
在長楊宮東北八里○盤音州屋音只柞音昨

上病篤霍光

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
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
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

後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宏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
下光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
過爲人沈靜詳審長七尺三寸白晳疏眉目美須鬣每出入下殿
門止進有常處耶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磻在上左右目不
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可其篤慎
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磻長子爲帝弄兒帝甚愛之嘗自後擁上項
日磻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磻何怒吾兒爲
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磻適見之惡其淫亂遂
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磻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
之泣已而心赦日磻上官桀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
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

其材力遂得幸爲未央殿令

未央殿令屬太僕

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

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

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己由是

親近爲侍中稍遷至太僕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

後事丁卯帝崩於五柞宮

臣瓚曰壽七十一

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

斷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初隆慮公主子昭平君

隆慮公主景帝女班志隆慮縣

屬河內郡

尚帝女夷安公主

班志夷安縣屬膠西國

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

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

主傅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舊日禮有傅姆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左右人人爲

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

弟謂女弟師古

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

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

用第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

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

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

朔自待詔宦者署

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

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

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

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旣而善之

以朔爲中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

賓制度多闕帝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羣士慕向異人竝出卜式拔子芻牧宏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于奴僕日磳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也漢之得

人于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

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學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
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邈舞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
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
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
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
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
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

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

班志鄂縣屬江夏郡公主所食之邑

伏獵曰蔡邕云本爲禁中門闕有禁非待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孝元皇后父名蔡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人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余據鄂邑公主卽蓋長公主霍光金曰確上官桀共領尙書

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

相驚光召尙符璽郎

續漢志本註符璽郎中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欲收取璽郎

不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眾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於

茂陵死是陳皇后與衛皇后皆以罪廢而上母鉤弋夫人又以誅死俱不宜入太廟霍光乃緣先帝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 追尊

鉤弋夫人趙氏爲皇太后起雲陵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

南

屬王子勃徙封濟北王寬其孫也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

軍桀行北邊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殯葬以反吾真死則爲布菴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竊聞王孫欲殯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王孫報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

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隔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脂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爾用久客邪侯曰善遂贏葬

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喪死則裸葬于終南山黃書失其名今補之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十五

起始元元年盡元
鳳六年凡十二年

孝昭皇帝上

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張晏曰後以二名難諱但
名弗指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勅曰禮法聖

關崑達曰昭在位十三年改
元三始元六年即六元平一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

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

上爲歌曰黃鵠飛今下建章羽衛爾兮
行贈賜金爲衣兮菊爲羹羹粟青荷出

入兼葭自願非
薄愧爾嘉祥

己亥上耕於鉤盾弄田

弄田者天子宴
遊戲弄之所也

夏益

州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健

為蜀郡奔命往擊大破之

建武蜀郡皆屬益州建武郡唐道戎嘉州建武郡州地蜀郡唐成都府彭蜀

州翼茂州之地唐劬曰舊時郡國皆有村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討之故羅英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李奇曰平居發二十以上至五十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為奔命奔命者救急之師固不拘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也

秋七月赦天下

大雨至於十月涸

橋絕

剛德拾遺記云帝嘗游渭水使羣臣漁釣為樂時有大夫任

尉外帝曰此魚細之類非珍祥也乃命太官為解骨肉集味區美

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

傳實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羣喪追而與之燕王且得書不可哭

曰璽書封小

張氏曰文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

等之長安

薛林曰舊西姓長也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刺音威。及

有詔褒賜曰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且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

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

如舊曰者矣不得治民與職事是以訂言受命得知職事發其爲備也

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

師古曰失職謂當爲不

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且卽與澤謀

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

邯鄲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蓄

臨蓄齊郡太守青州刺史治所

欲殺青州刺

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

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

十五人會餅侯成知澤等謀

成蓄川靖王之子班志耕侯國孟郡郡

以告雋不疑八

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

續漢志大鴻臚丞秩千石

連引燕

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爲京兆尹

百官袁武帝本初元年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張晏曰地絕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意曰兆尹正也師古曰京大也兆非者取數言大取

所在故云京兆也。鄭道元曰：尹正也。所以蓋正京畿，率先百郡也。孔頴達曰：釋詁文曰：萬億曰兆，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萬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大數以萬億爲等，萬主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兆，益封

餅，遂不疑爲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

詔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九

月丙子，秭敬侯金日磾薨。

從音妬磾音低

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爲

秭侯，上官桀爲安陽侯。

水經注：陝縣有安陽城。

霍光爲博陸侯。

文穎曰：博陸平也。取其

嘉名無此也。

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

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對曰：

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班固讚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勩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職者 冬無冰

丙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安陽侯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其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疆及室宗劉長

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辟彊紅矣富之子好讀書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問仕及是光欲擇用宗室以辟彊子德待詔丞相府欲用之或言德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是職時年已八十矣從爲宗正數月卒 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 秋八月詔曰往年多災害今年蠶麥傷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墜殞罷極苦之 師古曰孕重懷任者也墜落也殞敗也罷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懲元凶內敗曰殞陸云謂懷任不成也○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爲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闕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復會單于庭是歲單于病且死

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

顯渠闕氏謀

顯渠闕氏單于之正室也位大閼氏上

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

蠡王爲壺衍鞬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牽其眾欲南歸漠恐

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

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

居其所不復可會龍城

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

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

匈奴始衰

訂始元三年春二月有星孛於西北 秋募民徙雲陵 冬十月

遣使祠鳳凰於東海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止

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

桀常代光入

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

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人地理志蓋縣屬秦山陽備古曰食邑

於鄂為蓋族所尚故曰蓋長公主蓋侯王充武帝男王信之子子客子實客也丁姓外人其名安素與外人善說

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

有椒房之重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成之在於足下漢

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

主以為然詔召安女為婕妤安為騎都尉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時丁

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

渭城令胡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

往奔射追吏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

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立祠祀之

咸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秋七月詔曰

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備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

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西南夷姑縉葉榆復反

姑縉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

在益州郡界葉榆譯名

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

此益州刺史

武帝開爲縣○雜音情

史所以兵也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譯名曰益阨也

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風俗記曰疆里益廣故曰益州

廣漢蜀郡越巂益州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

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廷尉李

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是歲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考異曰昭紀作驥騎今從百官

表外戚傳

己始元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爲順成侯

順成侯趙父匈奴夫人之父也

父時已死追封爲順成侯

順成侯有姊君姁

音呼

賜錢二百萬奴

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

孔穎達曰五報之內大功已上服纁者爲

親小功以下無在位者 有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旌衣黃襪褕著

服精者爲珠

未央官北闕 蕭何築也

黃冒詣北闕 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

班表公車屬衛尉天下上事皆

總領之帥古曰公車主受章奏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

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

者竝莫敢發言京兆尹奮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慮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

不納春秋是之

儲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

蒯瞶於戚欲求入衛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

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弭禍也輒之義可以立

乎曰可奈何不以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

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經術明於大說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

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

補註夏陽卽今西
安府之韓城縣

姓成名

方遂居湖以下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

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考異
日昭

紀云張延年尙不疑傳
云戚方遂今從不疑傳

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奸止邪行於

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不疑不

疑固辭不敢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 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

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揖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

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罷僂耳真番

郡

武帝元鼎六年置僂耳郡元封三
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番音番

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

平擊益州叛夷斬首捕虜二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諫大夫

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

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漢始元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

元鼎三年酒榷事始見上卷天漢三年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矣

宏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

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百姓皆得鬻鹽鑄錢

論十篇今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也稟給擁野鼠去草實

而食之蘇林曰掘野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

甚多皆可食也武掘野鼠得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落積

五六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藥弓弩能網者能

結網也紡

機者特生緣以繫矢也
榮弓弩者輔正弓也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

馬畜服

以受酒○軒音軒轅音灼

穹廬王死後人眾徙去其冬

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在漢與李陵俱爲侍中陵降匈奴

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

聞陵與子卿素厚

子卿蘇武字

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

歸漢空自苦無入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中從至雍械

陽宮挾鞞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

孺卿從祀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

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

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

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

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係宮

班表少府屬官有居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係

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

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

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

殺身自效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

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

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

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

決去

決別也

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

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歔血旦夕臨數月及薨衍鞮單于

立母闕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與

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詐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

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

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訝

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

使西國

西國謂西域諸國

爲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可降故匈

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

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

雖驚怯令漢賞陵罪全其老母使得蓄大厚之積志庶幾乎曹柯

之盟

李奇曰言欲劫單于如曹柯劫齊桓公柯盟之時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願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

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

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噴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

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

程大昌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爲太牢有羊豕而無牛

則爲少牢今人獨以太牢名牛則失之矣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

班表典屬國本秦官掌歸義蠻夷漢

併大鴻臚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

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附錄武既歸後遺之以書武報書曰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

夜行被繡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城兼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說忠與亡無異宜使君服節死難書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哉嗟乎李鴻車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言所賦重道我當順承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余歸漢室丁丑波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非誰邀矣相見未斯國別俗殊死生隔絕代馬越鳥能不依依陵又答武書曰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甚託興國昔人所悲擊風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己遠辱道答慰謝慙慙有餘骨肉於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想但見異類羣畜遠較以禦風雨遭肉醢聚以充飢渴擊

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元冰邊土慘長但聞悲風滿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轉牧馬悲鳴吟嘯成
羣邊聲四起晨生塵之不免淚下嗟乎子歸國何心能不悲哉
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隔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爲斷腸身
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業我謂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
而入無知之俗遠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
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獲明察孤負存心區區之
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刑類以見志願國家
於我已矣設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懷臂忍辱極復苟活左右之
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求相勸勉異方之樂聽令人悲增
切但耳嗟乎子謂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會卒未盡所懷故更
略而言之昔先帝授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
而裏萬里之程神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獵胡之域以五千之
眾對十萬之師策疲乏之人當新驕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
北滅迹掃塵斬其泉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在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無論十萬軍
子臨陣親自合圍實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
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劍盾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劍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
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
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致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

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嘗陵者豈
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瞻視
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
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固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臣
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痛慕此耳何區
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推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論樊
囚繫韓彭蒞醜懼錯受戮周勃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
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誘敗之
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恨加彼二子之選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
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風之表
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又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
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幸若貧死則
北之野丁年奉使歸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
古今所未有者也猶箱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度
謂足下當享子士之尊受千乘之賞問子之節賜不遇二百萬位
不過典屬國無尺寸之功嘉子之勤尚助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
侯視戚負侯之類悉爲萬室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
諫以不可動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且實難矣所
以有節而不宥者也陵雖孤忠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
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恩不能宥者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儀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
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昔去燕山人絕路殊生爲別
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離矣幸謝故人冠事聖王
足下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
首○講音滿又音遺義音翠

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造陵故人隴西任立政
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
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
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
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高於春秋霍子
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熟視而自循其髮曰
我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
叔謝汝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
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柰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

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 夏旱 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焉縣屬牂牁郡雖置官吏而毋波仍以其君長爲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町音劬徒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爲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

應劭曰三丰中鳳皇比下東海河西樂舞故以冠元

春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

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憫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國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武都氐人反

武都郡屬涼州氐人卽白馬氏也魚豢傳曰其人分豳山谷或感

青氏或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頌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

常徒皆免刑擊之

傳古曰姓馬適名建也據雅書功臣表弓高侯韓頌當之孫說以李何如功封龍頌侯坐附金

失侯復以破東其與封按道侯後爲衛太子所殺子興嗣侯坐巫

盛誅後元元年復以哈嗣龍頌侯增與弟也班志龍頌侯國屬平

原郡蘇林曰是時太常主諸侯封治民也余謂此刑徒餘作三輔及太常者也○頌音洛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

德長公主欲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桀又令燕王旦上書曰

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也

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爲姊陛下幸使丁外人

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卒不許桀安又爲外人求

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

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充國史失其姓太醫

監屬闢入殿中

闢安也漢制諸入宮殿門皆著籍無籍而安人謂之闢入

下獄當死冬月且盡

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四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

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竝為將

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

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安羊建造酒榷鹽

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宏

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

蓋主桀宏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

孟康曰都試也肆習也張晏曰都肄郎及羽林也備古曰都人也大會試之漢光疎勳令諸當試者不合都所免之都肄謂總閱試

習武備也備意以下文都郎二字觀

道上稱趕

天子出稱趕以

官先置

師古曰供飲食之具太官屬少府主膳食凡車駕所幸太官先往其處供置

又引蘇武使匈奴

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敝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

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遷也莫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

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俟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宏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自任也書奏帝不問下明旦光聞

之止畫室中不入補註畫室者室中有武帝所賜周公負成王圖故名畫室上問大將軍安在

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

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近耳謂光往安明都肆郎時是近日

事余據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水經注京兆奉明縣廣成鄉有廣明苑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移於苑北以爲悼

園在東都門外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

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班表少府屬官有尙書等官令丞又有中書等

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臣
者少爲中書謂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番及奏下尚書
文書事余據表則尚書中書爲兩官據續志則合爲一官此時
既有尚書則與中書謂者爲兩官明矣虎豹曰秦世少府御史四
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書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席
尚浴尚食尚書故謂之六尚秦時尚書有令有僕射有丞至漢世
隸少府武帝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張光領尚書
約又曰漢武遊後庭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謂者謂令僕
射成帝改中書謂者令爲中書者令罷謂者東京省中書者令
而有中書謂者令非其職也沈約亦以尚書中書爲兩官明矣而
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口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
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白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
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懋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
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祖陳平去魏背楚欲捨復

心臣漢文或季布使酒雉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
疏賢士景帝信誅電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纒
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
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家桀以千數旦以

語相平

平爲燕相
史失其姓

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

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

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遂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闕

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

謹音

大將軍恐出兵

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

言獨忠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

張晏曰王莽天
水人也字稚叔

今右將軍物故丞

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劾安實無意立且也謀誘且

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

菟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願小也○菟與兔同

且用皇后爲母一旦人主意有所移

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待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入父稻田使

者燕倉知其謀

如舊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

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

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

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

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宏羊外人等

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問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

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慮乃置酒與羣臣

妃妾別王自敬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

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填渠骨籍籍兮亡痛母

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亂賊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鄴曹灌搆劔摧鋒從高皇帝艱難除害耘鋤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實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我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常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諡曰刺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死是有烏

與鵲鬪燕王宮中池上烏墮池死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都竈銜

其滿六七枚置殿前

困音混
滿音釜

都大風雨拔王宮中樹七圍以上

者十六枚壞城樓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舞如故

王使夫人以酒脯祀之鼠舞不休夜死大雨虹下屬燕宮中飲井

水井水泉竭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流星下墮而燕王

不墮 庚午有扶風王訴爲御史大夫 冬十月封杜延年爲建

平侯燕倉爲宜城侯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爲弋陽侯

文穎曰
徵事丞

相官屬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職
罪免者爲徵事釋衣奉朝賀正月班志弋陽侯國屬汝南郡丞

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爲商利侯

如淳曰漢儀注武帝置
丞相少史秩四百石

久之

文學濟陰魏相對策

濟陰郡
州唐爲曹州

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

身強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

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大將軍光以

朝無舊臣光祿大夫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尙書令志行純篤乃白

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

初武帝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

事後購求得書以相較無所遺失武帝奇其才故擢爲尙書金光

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

太僕正卿右曹給事中加官也晉灼曰漢

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尙書奏事分爲左右曹光持刑罰

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可官

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

師古曰言

事之人有姦妄者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竝入邊

則致之於罪法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

見甌脫王在漠恐以爲道擊之卽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
民屯甌脫

元鳳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
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漠北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
奔走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
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奴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
大石自起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
處有白鳥數千集其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
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陸宏上書 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
六百石續漢志曰爲符
節中奉主符節事漢改秦節爲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

魯國屬濰州唐兗州地 陸音難

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

後 班固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附世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操龍事
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皆主夏盟爲范氏范氏
爲晉士師傳文公世將衰後歸於晉其處者專其利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更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於魏魏國市其處曰豐
故梁徙也足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
劉氏而東遂爲豐公豐公益太上皇父及高祖卽位置明祀官
則有秦首梁州之巫世祀天地繼之以祀豈不信哉此是言之漢
承堯運協於天 有傳國之迎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順

天命宏坐設妖言惑眾伏誅宏字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

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金 匈奴單于使犁

汗王窺邊 據王莽時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
咸則犁汗王所居地蓋近塞下也 言酒泉張掖兵益

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

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 班志
三縣

昔屬張掖郡賈曰日勒於城在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續漢志張掖

今甘肅州縣東南○番音盤居延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犁汗王義渠

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汗王自是後匈

奴不敢入張掖 燕益之亂桑宏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

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後邊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

平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乘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賊之非

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賈以乘遷

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

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

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田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

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譏問吳法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曰千秋封上眾議光於是

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編古曰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

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

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

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有所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謂丞相素無守持而爲好言

於下言丞相本非立意與人爲異者但其素行喜爲美好之言以悅下耳師古以爲好與在下之人言議似失本文語意

至擯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懇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謂故舊又嘗及相

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昔民頗言獄深吏爲峻

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謹譁

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

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夏四月仁自殺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

皆

要斬而不以丞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余謂言與千秋共事終其身延

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時千秋年老上憫之得乘小車

入殿中人因呼爲車千秋 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東胡

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

遼東郡屬幽州唐當道安東郡讓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

高祖六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北

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

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

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上谷唐媯州漁陽唐松州北

平唐平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

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

千人後數萬騎南芴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

郡幾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

者言烏桓常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

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以爲烏桓開數犯塞今
匈奴擊之於漠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樂夷自相攻擊而
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
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使之度遼水以伐烏桓將
至後漢遂以爲將軍之號以設匈奴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
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旣後匈奴因染烏桓敵
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甲辰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元首也冠者首之
所著故曰元服

甲戌當

民定侯田千秋薨時政事豈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
守而已 二月以王詡爲丞相封宜春侯 夏五月丁丑孝文廟

正殿火上及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

將作大匠屬
官有左右前

後中五校令

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常

輟陽侯德免爲庶人

文穎曰轉賜在魏世清議

六月赦天下 初杆梁遣太

子賴丹爲質於匈奴

事茲因治廷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杆音汗梁音迷龜音耶茲音羔

擊大宛還

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

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羊前議

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嫺謂其王曰賴丹本臣

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出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

謝漢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

城傳作常歸今從昭紀及明子傳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

東

西域之東也近漢當白龍堆

孟康曰龍堆形如土記身無頭有尾向而相乏水草當主發導負水擔糴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

懲艾不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開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者降

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

冊表太僕屬官有駿馬監北地郡屬涼州刺史○艾

音又屠音除

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

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

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車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

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徵艾介子過龜茲

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

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

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

譯謂曰

冊表大鷓鴣有譯官令典屬國有九譯令片掌譯此譯則樓蘭國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

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

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

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師古曰謂
密有所論

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

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

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

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

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

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三輔黃圖橫門長安
城北出西頭第一門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

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

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秋七月乙巳

封范明友爲平陵侯傅介子爲義陽侯介子少時年十四好讀書

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至是果以邊

續封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夷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注曰鞠告也鞠職之口陳其師旅誓告之也明致其罪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疆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

功過矣

元鳳五年夏大旱發惡少年及吏亡者屯遼東秋罷象郡

分屬鬱林牂柯

班志鬱林故秦柱林郡

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

相宜春敬侯王訢薨

元鳳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夏赦天下烏

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爲

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爲御史大夫

河內郡時屬司隸
唐懷孟橋州地

資治通鑑補卷二十三終